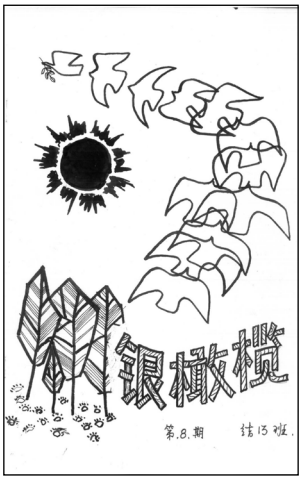
银橄榄
——记结 13 的清华时光

○陈文健（1991 级土木）

为筹备毕业20 周年返校事，张渝同学转来了一套珍藏多年的《银橄榄》。抚摸泛黄的纸张，重读20 年前的文字，感慨颇多。《银橄榄》是我们在清华读书时的班刊，从入学即开始筹办，共办了10 期，上面记载了同学们对生活和学习的所思所想，既有清新小文笔，也有激扬大文字。高怀珠的《瞧！咱结13 的半边天》、华杰的《餐桌上的咏叹调》、张高强的《侃考试》，现在读来仍觉有趣至极；而张春山的《世界之大热点及其发展趋势》、杞人的《谋事在众人》（奥运随想）、《“银河号”事件的启示》等文章又让人想起我们当年关心时事、分析国际大势的青春激情。



结一三班刊《银橄榄》

在第七期班刊中，记载着这样一句话：《银橄榄》承蒙广大同学的关心和支持，许多同学积极向班刊投稿，特别是张春生、彭军、谢筑力、高怀珠、陈文健……每当看到这里，我都忍俊不禁，原来我也曾文青过。一篇篇文章，不断激起我对校园生活的回忆，我决定用我的笔再回顾一下带给我们青春快乐的五年大学生活。

我们结13，望文释义，自然是1991年入学的又土又木系的学生。班里共有30 名同学，其中男生25 人，还有五朵金花，如今大家聚散天涯，甚至有很多同学，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，但大家的音容笑貌，特别是在一起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，却如在眼前一般清晰。还记得，入学的第一个中秋之夜，全班同学在圆明园石舫边分吃月饼的情景，大家你用方言，我用土语，各报家门，笑得前仰后合；十渡出游，在黑灯瞎火的郊外，男生装神弄鬼，女生鬼哭狼嚎；军训中，在烈日下匍匐和暴雨中军姿的磨练下，建立的兄妹情深；辩论会上，个个争得面红耳赤，各抒己见，待到了台下，却觉得每个人的心靠得更近了；足球赛、运动会上，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把30个人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；初秋，香山游玩，女同胞“巾帼不让须眉”，率先登顶。类似的故事还

有很多，结13 的快乐和凝聚力也恰恰是这一件件小事凝聚而来，还有几件事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1992 年春节前的最后一堂体育课上，我在清华荷塘滑冰时不慎摔倒，导致腓骨骨折，打了石膏，如木乃伊般躺在床上，行动颇为不便。当时是我进入清华的第一个学期，又恰逢期末考试，当时内心的不安，可想而知。在这期间，班里同学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帮助，不仅纷纷前来探望，还牺牲个人时间来给我辅导功课。特别是同宿舍的兄弟，毫无怨言地照顾我“吃喝拉撒”。现在想来，仍感动不已。也正是在各位同窗的帮助下，我顺利通过期末考试。

我们宿舍无疑是班里最活跃的一个了。寝室兄弟六人，我是河南人，人称老大，老二北京人温东明、老三上海人钱峥嵘、老四山东人张高强、小五浙江人程凌刚、小六江苏人顾靖。大家来自天南海北，但志趣相投，囊括了象棋、围棋、扑克、桥牌、喝酒等诸多领域的高手，也一起创造了很多有意思的轶事。至今有一事，我每次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一次周末，我们同寝室几人去北京郊外爬云蒙山，当时游此山的人还不多。我们爬到半山腰时，感到山势越来越陡，但还是互相比拼着往上爬，就这样爬到了顶峰。原本还指望从山的另一侧缓坡下山，上去后才发现，另一侧是更为险峻的悬崖。只好从原路倒退着一步一步往下挪，最终到山脚时，天已漆黑。当时没有带照明设备，也没有通讯设备，便迷失在大山之间的峡谷中，找不到大山出口。幸运的是最后终于在山中发现了一处露营场所的灯光，就在我们躲进去一个小时后，山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如果雨早下几个小时，很难想象会是什么结果。

我们班曾连续两年获评学校甲级团支部，其中一次还是在我担任团支部书记期间。当时原支部书记徐明因故休学，我被临时推举担任团支部书记。我普通话原本就不标准，而且一贯语速较快。大家可以想象语速较快的河南话是什么味道，虽然很多同学听得费力，但仍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支部还策划了一场和外国留学生联谊的支部活动，采取“反弹琵琶”的模式，由中国学生谈“心目中的外国”，留学生谈“心目中的中国”，以别开生面的形式说出了各自内心的真实感受，开拓了视野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就今天的眼光看，这也算是一次创新吧。

在大学期间，我们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。大四暑假的时候，我和张春生去千里之外的井冈山调研。那时候，大学生出去调研是需要学校开具正式介绍信的，因为不太满足开校方正式介绍信的条件，我们便拿了一封校团委的介绍信来代替，当地的老乡们看到“清华”两个字也很痛快地接待了我们。无论是在前往的火车

陈文健校友毕业留影

上，还是在井冈山山区的老乡家里，我们通过聊天、询问，做了大量的笔记和资料收集工作。这次调研，尽管吃了很多苦，但对老区的情况有了真切的感受，读了社会这本“无字书”，受益匪浅。还有一件事是在和任宝双去深圳实习后，两人揣着实习单位发的400 块钱去上海、苏州、杭州来了一趟穷游，每到一地我们住在最便宜的小旅馆里，却要大口地享受当地的名菜和啤酒，甚是快哉。

如今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，但却再也不是当年的感觉。《银橄榄》让我想起结13 的很多往事，它是我们青春岁月最好的见证之一。结13 班那种团结友爱的氛围、自强不息的精神熏陶着我，成为我的精神营养。而我在参加工作后，恰好长期驻阿尔及利亚，那里遍地都是橄榄树，橄榄是当地人的日常食物，也是我的最爱。

阿尔及利亚地处北非，是个美丽的国度。2002年总公司派我到阿尔及利亚任分公司副总经理，2007 年起任总经理，2014 年底调回国内总部。12 年间，我从刚刚而立到过了不惑，分公司年度营业收入从不到3000 万美元增长到超过12 亿美元，承建的项目北起地中海畔，南到撒哈拉沙漠，成为阿国最大的也最受信任的承包商。回想起阿国这12 年，又何尝不是吃橄榄的味道！既有很多困难和挫折，更有很多努力之后的喜悦和幸福。与一帆风顺的人生相比，我更喜欢那橄榄味道的人生——苦涩后的清香，这才是真正的甜蜜。

我和我的数 1 班

○林润亮（1991 级数学）

数学系1991 级数1 班，在清华大学众多班级中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集体，却是我人生中最为看重的集体，大学生活仿佛昨日，数1 班同学们入学时的张张笑脸还时常浮现眼前。

初入校园，闹了笑话

我是从北京市牛栏山第一中学保送进清华的，1991 年7 月到清华大学报到，参加骨干培训班。报到当天，我就感受了校园的“美丽”和“巨大”，原计划几天后朋友开车把自行车运过来，我当即决定不等了，第二天我从顺义把家里的自行车直接骑到了学校，大概用时4 小时。数学系当年只招收一个班，就是我们数1 班。迎接我们班其他同学的那天，我第一次蹬三轮车，带着几名同学和他们的行李，在校团委前的下坡路直接撞到了树上。我的舍友佘春峰到现在还一直拿这个事嘲笑我。当然，我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驾驭三轮车了。据说，不少清华学生是在迎接新生过程中，学会骑三轮车的。

第一天上课的早上，我作为班长，和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朱峰一起站在文科楼的东侧路口，只要看到我们班的同学就提醒他们：文科楼就在这里。这时，有个外